

## 商山艾草香四季

余显斌



在中国所有的草木中，艾是最有灵性的。俗语道：“三月插柳，五月插艾。”一到五月，人人门楣插艾，一片草木清香，荡漾鼻尖萦绕心头。古人笔记记载，此时，女人甚至将艾编成绿环，带在身上，互相串门，走亲访友。细细读这些文字，很有一种青葱润泽之意，内心也暖暖的，很是舒服。

我的老家山阳法官一带，也有一句谚语：“五月艾香。”五月里，艾真的很香。故乡是一个小山村，在深深的山谷里，两山一夹，安闲和谐。这儿的水很多，一个泉眼一个泉眼里，有白汪汪的水流出，聚成或大或小的溪流，环绕在人家的门前屋后。到了春天，流水处桃花杏花一片喧闹，很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。

走在小村的水边，人的心也是清闲的，没有一丝的沉重和繁杂。

有水的地方，艾就特别多。水一汪，艾就绿。一到五月，进入沟谷或者溪流间，充盈鼻端的，是一股一股的艾香。抬眼望去，一片片都是青葱的艾蒿，遮住了一脉脉的流水，只听见流水汨汨地响，就是不见影子。

在所有的草木中，艾香最浓。

在所有的草木中，艾香最能清心明目。

## 割艾

五月艾香。

五月割艾。

割艾，应在早晨，这是我爹说的！我爹说，早晨，艾叶沾露，一夜沁润，这时是艾香最浓的时候，割了，艾质是最好的。

割了的艾，得阴干。

阴干的方法很简单。把艾捆着背回来，摊放在土楼上——我们那儿，白墙黑瓦，一律是土房，沿着阳坡的水泥公路蜿蜒而上，一直扯向白云的深处。土房上有楼板，用木板铺的，上面铺着土砸实就成。土楼上晾晒东西，很容易干的。更好晾艾，很透风的嘛。这样晾干的艾，艾中的香味没有散发，仍然留在叶子和秆子中。

这种艾，虽干了，可叶绿清新，如刚割下的，属于上品艾。

艾灸的时候，爹说，这种艾最有效。

但是，一般人懒，艾一割，就散放在沟边谷旁，摊开来。日头一晒，艾焦干，这才肯回来。一天的日头暴晒，艾香早已被挥发一空。

五月割艾，千万别卖。这也是小村人的传统习惯。因为，在他们眼中，艾实在是一味农家不可少的必需品，舍不得卖，留着自用。

而且，爹说，艾留存的时间越长，艾的质量就越好，艾灸效果也越好。多年后，我翻古书，《孟子》里有一句话，和爹的话吻合：“七年之病，求三年之艾。”古语道，礼失求诸野。有些单方，民间保存的最真。很多中药单方，民间称为偏方，即是如此来的。

## 艾灸

艾在小村，我认为，最大的用处是艾灸。

这，还是爹传授的。

爹说，艾能祛毒。爹所说的毒，简单地指疖子。祛毒的办法很简单，将大蒜切成薄片的，放在长着疖子的地方，然后，将艾叶揉成锥形，指蛋大小，点燃后放在蒜片上。艾慢慢燃烧，热气蒸腾着蒜片，将毒气拔出来。艾

灸，一直到皮肤感到发烫后，才移动蒜片位置。如此反复，一日三次。两三天后，红肿之处消除，一切恢复如初。

当然，用艾灸，必须在疖子没化脓前。否则，没有作用。

我们村的一个小孩，头上长了一个大疖子，走路脑袋歪着，准备去医院开刀。我爹一见，说不用开刀，用艾灸试试。然后说了方法，并让艾灸勤一点儿。十天之后，孩子爹来，感激不尽，送了一筐鸡蛋。

我爹拿了几颗，其余退回，说：“用你的艾叶，用你的手，谢我干嘛？”

此法从小村扩散，现在三尺小儿俱会。有的老人，蚊子咬一口，也会艾灸一下。反正是自己的大蒜，自己的艾蒿，不用花钱。

爹的这些本事，不是自己的。我家过去是老中医，至今有人谈起我老爷爷，都称为老先生，说他一手好草药，了不起。爹的这些烫头手法，都是从老爷爷那儿听来的。

## 艾缘

初中课本里，有一篇文章名《扁鹊见蔡桓公》。文章里，扁鹊说：“病在肌肤，针石之所及也。”这里的针石，就是针灸。换言之，就是用银针和艾灸的方法治疗。记得当时，语文老师讲到这儿，竟然抬头长叹一声，发表个人见解道：“中国的草药，都有灵性，都有生命，用上之后，它们竟然知道自己该去治疗哪个部位，从没有走错过，从没出现过失误，比人认路还准，岂不怪哉？”

语文老师爱写文章，语言很有抒情性。

我很崇拜他，但是怀疑他的这番话，草木真能识途吗？草药真有那么神奇吗？他说，当然，黄芩、黄姜、苦参，各司其职，它们明白得很，从不随意乱跑，也不会滥管闲事。

多年后，由艾，我理解了这句话。

我30岁后，坐骨神经痛，突然发生的，如风雨突至，迅雷不及掩耳。一年的时间，不能远足，不能久站，时间久一点儿，腿上的筋就疼痛难忍，必须蹲下一会儿再走。单位有一位姓朱的老师善针灸，要替我治，可我怕痛，他无奈，说：“就艾灸吧。”

于是，就开始艾灸。艾揉成锥形，从腿到腰，一排穴道，一个穴位放一个。点燃了艾，他一边灸着一边问：“有感觉吗？”我摇头。他又燃又问，然后我就不摇头了，真有感觉哎，由腿到腰，一条线热热的，如一只带火的虫子在里面流窜、游走。他笑着说：“这就对喽。”

然后，一到放学后，他就给我艾灸，记不清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后，突然有一天，我猛然发现，自己最近走路再也不用蹲了。

我的坐骨神经痛，就这样不知不觉好了！



## 艾糍

至于艾糍，是一种甜食。这东西，故乡人会做，可是现在做的不多。我的一个隔房婆过去就经常做。

到了三月，艾蒿发叶，青青嫩嫩一片。将艾叶采摘回来，放入清水里漂洗晾干，再放入开水里煮熟后，冷水一浸，除掉苦涩味，放入臼窝捣烂。

捣烂后的艾，和着糯米粉反复揉，揉成滑溜的团，揉醒了，然后包了馅儿，放入蒸笼蒸熟，就成了艾糍。

有人说，这是客家饭。其实也不全是，中国的甜食，是南北贯通东西交接的，好的食物，大家就相互学来，为自己的餐桌增加一味，美了舌尖，美了味蕾，也美了自己的生活。

小村的妇女，月经不調的，过去常常做了这吃。现在不了，出现这种病症，去了诊所，大把的药片买回来，咕咚咕咚地吃着。

艾糍，在小村要慢慢地消失了。有时想，艾与其说是一味中药，不如说是一种乡愁。就如故乡，与其说是人生长的家园，不如说是精神回归的故里。

艾是一味中药。小村，是游子心灵的另一味中药。

## 一夜滂沱听雨声

刘毅



## 商洛文史

2020年7月，我与父母回祖居地丹凤县月日、马炉一带寻根，引发了对故乡百顷湾历史的关注与思考。此后，我常常在闲暇时翻阅商州旧志，从中找寻故乡旧时的一鳞半爪，虽然几无所获，但却“撷草打兔子”，有了一些其他收获。

记得几年前，我在翻阅商州区地方志办整理出版的民国《续修商县志稿》（以下简称《志稿》）时，曾读到《志稿·艺文志》载清嘉庆年间商州知州“陈祈”《诗以志喜》一诗：

风鹤频年叹屢惊，那堪早魃荒城。

万人祷祝回天意，一声滂沱听雨声。

禾黍有情欣骤长，龟蛙得所亦喧鸣。

朝来比户生欢庆，已即丰亨卜太平。

在诗末注释中，《志稿》校勘者指出：①“一声滂沱听雨声”一句的“第一个‘声’字疑有误，似应为‘阵’”；②“丰亨：应为丰‘亨’，指作物丰收。”另出有校勘旁注，指出“此作者‘陈祈’与卷十三《兵事志上》等卷中之‘陈祁’实为一人。”读到此处，笔者不禁产生了疑惑，“声”字究竟是否有误？如有误，正确的是什么？“亨”是否为“享”之误？另

外，《志稿·艺文志》中该诗作者名字署为“陈祈”，而《志稿·兵事志》中提到其人时却写作“陈祁”，“祈”与“祁”究竟哪个字才是对的？

后来读到商州区政协组织整理的《商州旧志古诗文校注》（以下简称《校注》）一书，该书与《志稿》为同一位老师校注，故对《诗以志喜》一诗的校勘意见一致，但在内容处理上与《志稿》又有不同。《校注》对《诗以志喜》一诗的原文按照校勘意见进行了修改，而将校勘意见在注释中进行了说明。

不久，又读到商洛市地方志办等组织编著的《商洛近代诗歌辑注》（以下简称《辑注》）一书，该书收“陈祈”诗作5首，其中有《久旱祈雨得之诗以志喜》一诗，该诗正文除“丰亨”作“丰亨”外，其余内容与《志稿》收录的《诗以志喜》相同，但在诗末注释中，《辑注》编者指出：①“‘崇’在《志稿》手抄本中原为‘崇’，今改。”②“一声：疑有误。一句中有双‘声’字，当忌。二是‘声’字宜仄却平。依句意当指雷声，可否换以‘震’字？震乃八卦之一，代表雷。”③“句中‘原为‘丰亨’，‘亨’和‘享’意可通用，但句中宜作平声，方合韵律，故改之。”

综上，《辑注》编者与《志稿》校注者意见基本一致，均认为诗中“声”字疑有误，只是修改意见不同。同时，均认为“丰亨”应为“丰亨”。但笔者心中的疑惑仍未完全解决，“声”字到底该改成什么字？是“阵”还是“震”？抑或是别的什么字？究竟是作者原诗写错了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弄错了？另外，作者名字到底是“陈祈”还是“陈祁”？这一切因为作者原著《商於吟稿》散

佚已久，无从查证。

此后，翻阅旧志时，每每想起此事，本以为这个疑问要永远留下去了，孰料去年寻根后，为了编撰一本纪念故乡百顷湾的小册子，看到《志稿》载陈祈著有《商於吟稿》，言“祈牧商三载，时值教匪抗商，惨淡经营，日无暇晷，触目兴怀，形诸歌咏，既志鸿爪，亦勉团众，因名曰《商於吟稿》。于当时干戈扰攘之情况、民生颠沛之殷忧，以及风土人情、名踪古迹，莫不备采”。为在其中寻找故乡相关内容，乃克服新冠疫情阻碍，多方奔走联系，搜寻这一古籍。经过连番奔波，前后历时月余，始有所获。

书甫到手，一览为快。《商於吟稿》分上、下两卷，作者为“陈祁”，而非“陈祈”。《诗以志喜》为上卷第二首，但题目为《余于七月九日抵商州，时方苦旱。十一日视事夜即大雨，诗以志喜》，内容如下：

风鹤频年叹屢惊，那堪早魃荒城。

万人祷祝回天意，一夜滂沱听雨声。

禾黍有情欣骤长，龟蛙得所亦喧鸣。

朝来比户生欢庆，已即丰亨卜太平。

由《商於吟稿》上卷第一首诗原注“戊午七月”及本诗题目可知，本诗写于清嘉庆三年（1798）七月十一日。清嘉庆二年（1797）末，陈祁升任商州知州，因故延至此方到任。“视事”即治事、任职，指官员到职办公。“志喜”谓表示喜悦，记下喜悦之情。宋代史俊卿《祈雨有感》同样也是雨后喜而为诗：“神功归大造，志喜在吟篇。”

诗中的“风鹤”为成语“风声鹤唳”的缩语，常用以喻自相惊扰，此处指与白莲教起义军的战事。“频年”即连年，多年。清代川楚白莲教起义始于嘉庆元年（1796），前后达9年之久，至陈祁作本诗时的嘉庆三年（1798），已逾三年。“旱魃（bá）”为古代传说中能致旱灾的神。“崇”指鬼神所致的灾祸。“荒城”即荒凉的商州古城。“祷祝”指祈求、祝告，古代地方官常常在大旱时祈雨。本诗作者陈祁在另一首诗中即提到曾于大旱时前往石龙洞（在今商州区板桥镇龙王庙，即商州十观之“龙涎吐珠”所在）祷雨，唐代著名诗人元稹《旱灾自告，贻七县宰》也说：“区区昧陋积，祷祝非不勤。”“滂沱”形容雨势很大的样子。“禾黍”泛指谷物、庄稼。“骤长”指下了一场饱雨之后，土地湿润，农作物生长速度加快。“龟（mèng）蛙”泛指青蛙。“得所”谓得到适宜的处所，语出《诗经·魏风·硕鼠》：“乐土乐土，爱得我所。”“比户”指一户挨着一户，即家家户户。北宋著名诗人范仲淹《寄题岷山羊公祠堂》：“太守一兴善，比户皆欢快。”“丰亨”在此指庄稼丰收。“卜”即预料，预示。

至此，通过阅读陈祁原著《商於吟稿》，印证了《志稿》及《辑注》编者的校勘意见，也厘清了关于本诗的相关疑惑。仔细思之，商洛当前流传的陈祁诗作共10余首，均收录于《志稿》中，内容皆出自于《商於吟稿》。《商於吟稿》有嘉庆五年、嘉庆六年及嘉庆十年3个版本，加之《志稿》修于20世纪40年代，内容广博，且由多人合作编纂而成，完稿后也未及定稿与刊印，仅以手抄稿存世，故偶有讹误，也在情理之中。